

離離草

夏衍 著



進修出版教育社發行

1945

CAE 22/04

此書祇供閱讀之用，作者保有轉載、演出、翻譯、改編電影等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或餘團體、演劇團隊，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須事先徵得作者及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按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創作上演後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如下：

重慶：新生路八十七號中國藝術劇社。

成都：五世同堂街華西晚報社陳白塵先生。

貴陽：中華路正風書店陳欽先生。

昆明：進修出版社。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白居易

——假如一個國家的城市和鄉村，能够爲世的平民和農民所保衛，那它將大大地遲緩進攻的速度。被侵略人民的武裝反抗，可以發展到使侵略者的軍事技術和戰鬥意志趨於難堪的程度。

克勞塞維支

(一)故事人物，全出臆構，與現實人事絕無關係。

(二)參考資料：

湯淺克衛——「先驅移民」（小說）（「改造」二〇卷一二號）

島木健作——「再建」（發賣禁止）

長谷川敏——「彌榮村與千振村」（報告）（未刊稿）

「週報」（一四三號）「滿州移民與分村分鄉計劃」

「外交部半月刊」（三十三年二、三月）

楊覺勇——「日本東北移民之檢討」（等）

時：現代。

地：吉林松花江流域，佳木斯東南約一百五十里，土龍山之東，八虎力河以北地區。丘陵森林地帶，平均海拔二百五十公尺，每年無霜期一百三四十日，作物以小麥為主，丘陵間濕地間或可作水田，農民兼事畜牧採伐。一九三二年冬，日寇開始「武裝移民」，就以這地方作開拓中心。十年以來，農民武裝反抗與義勇軍襲擊，有效地抵抗了大規模的移民政策，「駝腰子金礦局事件」，「土龍山事件」等等，至今還是日寇移民談虎色變的事情。

人：蘇嘉 十九歲。

馬順 五十二三。

崔大吉 十五歲，韓國少年。

崔承宮 五十歲以上，大吉的父親。

六平俊吉 三十歲，日本移民。

黑田源三 四十左右，移民班長。

村山一夫 三十，移民。

李麻子 馬順家的「抗活的」。

「我」 二十幾歲，一個不肯說出姓名的女性。

張文西 四十以上。

小儉，其他。

4814.3
775
115

離離草

夏衍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945.1. 初版(檢)

1—3000冊

進修出版教育社發行

總社：昆明福熙街二十二號

辦事處：重慶臨江順城街22號

第一幕

馬順家的院子裏，四周圍着一圈土牆，右側可以看見屋子的茅草前簷，粗舊的柱子，糊着白紙的花格窗的門，雜亂地放置在簷下的農具——壞耙，滾子，腰子籠之類，正中靠右，穿過崩壞了一角的土牆，可以看見遼遠的天邊，聳立的樺樹，白楊，和點綴在這兒那兒的農民小屋。山間殘雪未消。左邊車門，閑置着的大車之類。

清明前的一個比較緩和的下午，太陽開始西斜，院子裏還留着一角陽光。

遠遠的傳來了一陣往地上送糞回來的大車聲音。之後，鵝叫，大車和搖幌的人影過去，舞台恢復到平靜。

村女裝束的蘇嘉，和她衣飾不相稱地拿了一本書，從屋子裏出來，走了幾步，用手掌遮着眩眼的陽光，望着天邊。沉默。

她是一個多少帶一點憂鬱的少女，微微斜上的眉毛，長睫毛的眼睛，長蛋臉，衣裝掩藏不了她智識分子的特徵，特別是她的用語，聲音和舉動。長年的荒涼生活蛀蝕着他的青春，裏

患和想望揩淡了她應有的歡笑，就外表看，似乎已經不止十九歲了。緩慢地，似乎已經成了習慣似的凝望了一下遠方，輕輕地喘了口氣，把手結的毛絨圍脖兒緊了一下。

鵝噪的聲音。

李麻子拴好了牲口，拿着糞簍子進來，跟在後面的是這屋子的老東家馬順，高個子，微微有點駝背，典型的北方武人容貌，黑臉膛，濃眉大眼，但是頭髮已經有點斑白了，玄布棉大褂上束着腰帶，拿着旱煙筒，紫腳，布鞋，談話老帶着命令人的口氣。

一進門似乎沒有注意到蘇嘉，口裏吐出了一口青煙，對李麻子——

馬 老李，趁天沒有黑，把剝在壟台子裏的耢子拉回來吧。（又噴了一口煙）還有，王家溝的那幾畝（註一）地，明兒還得去壓壓地，土疙瘩多得很。

李 （收拾着農具，從順地）是。（走到門口，回頭來）可是，老東家，前天送了黃的那塊（註二）地，今年種什麼？

馬 （儘吸烟，沒有回答）

李 （帶着笑）照理嘛，去年種了豆子，今年得種小麥才好。

馬 （從嘴裏拿下煙管）那來的種子呀？

李 喔。（稍停，笑着）要是當家的不興去，我到「合作社」去登個記，新不好。

馬 （停頓了一下，瞪着眼）種了還不是白忙？打了糧，是誰的？人家要你送到合作社去，你能說個不？

李 那是，我說嘛，小鼻子辦事兒，實在辦得太絕，聽說楊家幾子想大財主的幾十畝地，今年全是着青苗，大虧打籌哩。

牲口啦。(笑)

馬 (不算算請下去了) 看吧，只要天道好，不下雨，遲一點種不要緊。

李 (走) 嘿，老東家，種點兒火把子煙(註三)怎麼樣？後面大鼻子的那塊草甸子，去年全種了個，賣得起價，到是挺不錯，混點零兒花也不壞啊。(下)

(遠遠的歌唱之聲，蘇嘉上前一步，遙望，馬順回頭來正看見了她)

馬 (堆着笑) 是你。

蘇 (溫婉地) 大叔去看了地？

馬 唔，出去踴躍了一下。飯好了沒有？

蘇 (點頭) 快好啦。

馬 (望了望她的神色) 老姑看作什麼？儘望着天……

蘇 (寂寞地一笑) 大青在唱歌兒。

馬 大青？唔，那小高麗棒子(走到屋子門口)討厭。

蘇 (微微意外) 爲什麼？

馬 不懂禮貌，到人家裏來，老是連名帶姓的，蘇嘉，蘇嘉的。

蘇 (展顏一笑) 那是，他說，這樣叫好聽，像個毛子女孩子的名字。

馬 啣，中國人怎麼會叫毛子的名兒？(走了兩步回頭來) 金姐兒。

蘇 唔。

馬 你——

蘇 大叔說什麼？

馬 沒有事——(指指她手裏的書) 別儘看書，這麼細的字

看壞眼睛。

蘇 (微笑) 不會。

馬 (若干嚴重地) 我說，你以前唸的那些書，還是燒啦好，這幾天又來了一幫鬼子，說不定又會什麼檢查呀，檢舉的。

蘇 這全是些小說書。

馬 瞎是小心一點兒好，要有什麼差錯我可擔當不起，從前沒有「滿州國」的時候，大清也好，民國也好，總還有個王法，如今晚兒，鬼子來了，他們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蘇 (很低沉的聲音) 這，我知道。

馬 (略停了一停，感慨之態) 當年，承蘇爺看得起，要你叫我一聲大叔，(停了一下) 我那一天不想起蘇爺！他臨走的時候，叮三囑四的……要我——

蘇 (低頭，用手勢阻止他)

馬 說實話，我怕。你就在這個地方。

蘇 可是(把以下的話嚥下去了)

(馬順還打算講下去的時候，圍牆外大吉的聲音——

大 蘇嘉——

(馬順望了一眼，正待進去，大吉已經興沖沖地闖進來了。這是一個十五六歲的高麗孩子，天真活潑，日本式的學生帽子，黑呢上衣，腰間束着皮帶，一雙似乎太大了一點的馬靴，一隻手藏在背後——

大 (流暢的中國話) 噢，馬大叔，您好。

馬 (隨便的點了點頭) 您好，進來坐。

大 您別又。我給蘇嘉掬了點花兒。(拿出藏在身後的一束花來) 蘇嘉，這你們叫甚麼的？

蘇 (迎上一步) 真美，那來的？這是蘭草。

大 蘭草？我們窩棚後面的山坡上，多得很。（把花交給她）要是您愛，我每天給你送來。

蘇 那不用。（賞玩着手裏的花，斜睨了馬順一眼）大叔，我們東邊道老家花園裏，這幾天該開滿了花啦，——

馬 （不等她說完）咳，丟了的，老講着甚麼用？別想啦，好在這兒還有點草甸子——（爲了轉換話題，對大吉）怎麼樣，你們很忙罷……聽說你們的鋸木廠很發財……

大 嗻，日本鬼要蓋木房，我爹忙得很（天真地）他忙啦我就可以溜出來，看看你們，串……串個（講不下去了，想了想，對蘇嘉）怎麼講的，前天你教我的那句本地話。

蘇 什麼話呀？串……

大 串個……那是拜訪的意思……

蘇 喔，（笑）串個門兒。

大 （恍然之態，若干有點誇張）對了，串個門兒。

馬 （禁不住笑了）你很聰明，本地話說得挺好。

大 （孩子氣的驕傲）我是本地人啊，這地方就了幾年啦，可是蘇嘉才不得了啊，我教她我們的話，教過一次，就忘不了。（爲了對馬順表示，拿下自己的帽子對蘇嘉）這叫什麼？

蘇 （若干羞嬌）

大 說呀！

蘇 Mo-za——

大 （指指她手裏的花）這——

蘇 Got o

大 （對馬）怎麼樣？記性真好，蘇嘉，你學會了話，將來可以到我們國裏去玩……（在木堆上坐下來）好得很。我給你帶路。

蘇 你們團裏？你——

大 是啊，韓國是挺好的，美得很：

蘇 你想去？

大 （這愉快的少年也似乎憂鬱起來，噤起了嘴）我不，可是爸爸真的想去呢，說，這兒也不比高麗好了，高麗有的，這兒全有了……

蘇 那，（逗他）什麼時候走啊？

大 （認真地否認）不走，不走。大家都勸他，爸爸的朋友，全反對他回去的。說，你回去了小鼻子就會娶你們大吉去當哭。

蘇 那，你還不是看不到你的國度啊。

大 會的，蘇嘉，等我大起來，我就偷偷的回去看一趟……

蘇 這樣想嗎？（若干理智地）大起來，還要做偷偷的？

大 唔，大家全說，平壤——那是我們的老家，漂亮得像你們中國的南邊，爸爸有一張畫片，那才好着，爸看了這張畫老淌眼淚……嘆着氣說，大吉，祇要看一眼，看一眼就好啦。

蘇 （安慰他）人上了年紀總會想家的，可是，你們在這兒不是過得很好嗎？

大 好？誰說？前天一個鬼子到我家來，把我喂大的一隻鵝，帶走啦……

蘇 （試他）你爸爸不是跟他們很好？給他們蓋房子……

大 那有什麼辦法？這是買賣呀……（反問她）你，蘇嘉，你討厭日本人？

蘇 你不討厭？

大 （誇張的否認）我不？誰說？我打心眼兒裏，（看見李麻

手進來，停了話）

蘇（笑了笑）打心眼裏——？

李（把一大捆棒子放下，神色有點緊張）金姐……

蘇 什麼事？

李 兩個鬼子，怕是——

蘇 鬼子？

李 已經在門外了，您，躲一躲，怕是來在戶口的。

（話未完，外面一陣騾騾，叩門，差不多同時，六平和村山進來。六平俊吉（Masaka-shunkichi），是一個瘦長漢子，戴黑眼鏡，智識份子型的面貌，神經質的動作與不斷的警戒着的神情。村山一夫（Murayama-kazuo），肥碩矮短，鈍感低能，八字腳，走路和站立的時候，意識的裝着挺胸突肚的姿勢。兩個人都穿着所謂「移民服」，卡其布棉上衣，綁着綁腿帶的騎馬褲，皮帶束腰，背着大旅行袋，拿一根木手杖。）

六（進門來，示意了一下山村，隨便做了一下脫帽的樣子）對不起，打這兒經過經過，進來休息休息的有。

李（連忙上前一步，給他們端了一張條凳）你老人家累啦，請坐。

六（客氣地答了禮，回頭對村山）講話呀，傻瓜！

村（搔了搔頭，帶着傻笑，好容易說出一句話來）多謝，多謝。

六（指着村山）他，滿洲話不會，當然，我也講得大大的不好，（對李）你是當家的？

李 不，不，我是作夥計的，我去請當家的……

蘇（用手勢阻止他，但是李沒有注意到，於是上前一步）我

去。

（正要進去）

六（連忙招手）忙的沒有，姑娘，（蘇嘉站住，背着他）請坐。我們來，認認隣居。（趨前打算和她握手，蘇嘉勉強鎮定了自己，避開他，回過身來）

（李麻子趁勢急忙地跑進屋子裏去了）

（大吉輕輕地挨近蘇嘉身旁）

六（伸着手）我們新來新來的，請你照顧——（蘇嘉緊張，臉上連一條筋肉也沒有動）什麼？（突然，他的表情緊張起來，好像遇見了幽靈似的，差不多要發出聲來，但是當他發覺了蘇嘉一步步的後退而臉上浮出恐怖表現的時候，連忙把自己控制起來，用不自然的口吻）請問，貴姓貴姓……

（馬順和李麻子忽忽從裏面出來）

馬（上前一步，嚴正地）她是我的姪女，有什麼事情？

六（心驚）你的……

馬（追問）有什麼事嗎？

六（若千狼狽）喔喔，我們是開拓團的調查班，到貴處來開拓開拓，今後大夥兒，「五族協和」，做朋友朋友的。

馬那很好，（回頭對蘇嘉）進去，姑娘們不能站在門口。

蘇（低聲）唔，（回身進去）

火蘇嘉！（要跟進去，看了看馬順的神色，站定了）

村（走近失了神似的六平）Koitsu senjin kana?（註四）

六（吃了一驚）少講話。

（一瞬間不自然的沉默）

六（爲了打破僵局）你的貴姓貴姓？

馬（冷淡地）姓馬。

六 貴處是？——唔，你的那兒人？

馬 （微微一楞）——

李 （連忙帶笑地替他說了）運用你老人家說，當然是「滿洲國」人啦，在這兒做莊稼已經幾代了。

六 （始終是心不在焉地）很好，很好，我叫六平，Musaka，他，村山，Murayama，都是好朋友好朋友的，哈哈，再見。（示意村山）

村 （不自然地）多謝，多謝。（下）

（馬順目送了二人下場以後，回頭來，蘇嘉悄悄地出來）

大 （連忙迎上一步）蘇嘉！他——

蘇 （望着馬順無言）

李 （低聲）金東家，瞧樣子，這小傢伙倒還懂得規矩。

大 蘇嘉，他老瞞着你——

馬 （對李）把門關上，你去要牲口罷，喔，大吉，不早啦，你爸爸在等着你呢。

大 （點點頭，轉臉對蘇嘉）可是，你別怕，我爸爸說，這次來的不是兵，是移民。（停了一下）噢，對了，我到旁家去打聽一下看怎麼樣，馬大叔，再見（走到門口，又回來）蘇嘉，差點兒忘了，這是你的書，很好，可是有許多看不懂。……（從口袋裏取出一本書來交給她，蘇嘉強笑地接過來，點頭，（下）

李 （好像還有什麼話要說似的，站在馬順前面，但，看見他神色緊張，便悄悄地走進屋子裏去了）

（沉默）

馬 （望着蘇嘉）金姐。

蘇 （抬起頭來）嗯。

馬（凝視着她，漸漸地感到懊惱，好一會之後）金姐，我看你還是走的好。

蘇（感到可笑）走？

馬 晤，躲開這個地方。

蘇 爲甚麼？（加上一句）大叔的意思——

馬（感慨地）你大啦，蘇爺走的時候，你還是個小孩，現在你已經大啦（望着她）你不能老就在這個地方。

蘇 可是——

馬（攔住她）聽我說，我知道你留在這兒的意思，你沒有忘記蘇爺跟你講的話：「金姐，等着我，我要回來，我一定會回來的」，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

蘇（偏頭）

馬 可是，八年啦。八年的日子不算短啊，不知有多少次，我獨自你一個人站在這個地方，發楞，我還有不知道，你在望他，等他……（感傷地懷舊）就在這個地方，那晚上下大雪，蘇爺走遠了，你把在我肩膀上，死勁的盯着他……那時候你才十一歲……

蘇（抑制不住自己，攔住他）別講這些，大叔，我難過。（悄悄地用手帕按了一下鼻子。）

馬 我知道，我知道。我，那一天不在心裏誇獎你，到底是蘇家的根底好，我姓馬的沒有跟錯人——（鼓起勇氣）可是金姐，蘇爺這一輩子祇有你這一個人啊，爲了他，爲了我的責任，你得躲開這個地方。

蘇（有決心地）不，我不能走……（爲了安慰這個忠心耿耿的老年人）大叔，你別怕，我可以不出門兒，就在房子裏。

馬（搖頭，停了一下）日子越過越艱難，近來鬼子來得多了

，萬一讓他們知道了我們底細，那不是——（看一看四周，低聲）我，什麼也不怕，可是你啊，我跟蘇爺這二十幾年，從一個刷馬桶的混到一個副官，我要對得住他，我不能走錯腳步！

蘇 大叔，你要我怎麼樣走啊！

馬 那，當然也不容易，可是上個星期，小石頭河子的「山林隊」（註五）幹掉了兩個日本人……

蘇 山林隊？

馬 鬼子是這麼說，誰知道是梳子上的，還是義勇軍……

蘇 （覺得高興起來）那，我們更不該走啦，也許他們就會——

馬 （不等她講完）也許蘇爺他們會打回來？可是，等他們真的打回來，這日子怎麼混呀！這次的一什麼開拓團來的人數很不少……

蘇 大叔，咱們耐心的等着吧，等到冬天，下了雪，……

馬 冬天，為什麼？

蘇 （微微一楞，一時答不上來，禁不住笑了）為什麼，我也說不上來，可是我總這麼覺得，爸爸會在一個大雪的晚上回來……（逼着少女的空想）大叔，我常常做夢，一個大雪天，爸穿了滑雪板子（註六）……

馬 （不勝感慨）不要說了，前些天我也常做這樣的夢，可是如今晚兒，連這樣的夢，也沒有了……（停了一下之後，抬起頭來）金姐，過了快十年，怕鄰裏的人，已經忘了我們啦。

蘇 （也不禁難受起來）不會，（低聲）不會的……

（遠遠的趕牲口的「沒尾駕，駕」的聲音，太陽更加沒力氣了，屋檐下融雪的水點子也漸漸的緩慢而終於停止，馬